



有一戶人家

小 說

李 萬 祥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

715.12

151



書號：1058

有一戶人家

作者：李 萬 祥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六號

字數：14,000

1954年4月第一版

印數：8,000

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1,200元

通俗文藝小叢書編輯例言

一 本叢書的讀者對象，主要是工、農、兵及鄉、村幹部。

二 本叢書的內容，主要是反映山東勞動人民，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，在工、農業生產中的勞動事蹟、新的創造，和各方面的鬥爭生活，以及山東人民過去的革命鬥爭和英雄事蹟。

三 本叢書的體裁主要為短篇小說、故事、通訊、報告、鼓詞、快書、詩歌等。

四 本叢書貫徹地方化、通俗化的方針，文字力求通俗、生動，形式力求活潑，以便於工、農、兵及鄉、村幹部閱讀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，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消息，傳到了邵格莊。我聽了喜歡得不知怎麼好，忽然想起來：應該趕快到志願軍家屬張福家去祝賀，就立時向他家跑去。

我一進大門，他們全家便連忙放下飯碗，都從屋裏跑出來迎接我。

原來他們家裏也因為聽到了這個消息正在高興着哩！為了表示慶賀這個勝利，他們家特別做了一頓很好吃的飯食。我進了屋，才在小凳子上坐穩，張福早給我盛好了一碗麵條端過來了。

「同志，這是喜麵！吃吧！」

我才要推辭，張福的母親在後邊插嘴說：「不吃他那涼的！」我回頭一看，她正從一個冒着熱氣的小盆裏撈着麵條。撈了尖尖的一大碗，又加上了雞蛋滴子、麻

汁、醋等材料，給我遞過來。

「同志，吃這些！這是孩子們怕我吃涼麵受不了，用開水撈的。我看你身子也挺弱的。」

我不吃他們全家就都不肯吃。張福的母親說：「俺知道你們的規矩多：不許吃老百姓的東西。可是也得分是誰家的呀！」張福也幫着他娘說：「我到你們機關裏也是一樣，咱們是一家人。」我扭不過，只得接過來。可是興奮得吃不下去。隨着我們就談起關於朝鮮停戰的問題來。他們問這問那，我就把報紙上發表過的消息告訴他們。說一陣笑一陣，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。

張福的母親湊到我的臉上說：「俺柱子這就快回來了吧？」不等我回答，張福就大聲地說：「你當是美國鬼子會真老實呀！還得好好看着他哩！」

張福的妻對張福說：「你問問同志，那個死『烏龜』可捉住了嗎？同志不是說咱們打勝了嗎？」張福表示自己很明白，就直接回答她說：「烏龜是在台灣，怎麼會在朝鮮逮住他呢？唉！真是。」

張福說着臉上就顯出怒容來，一家人的臉也都隨着沉下來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

事，也愣住了。待了一會，張福對他兒媳說：「老二家，拿張信紙、信封來，請同志給柱子寫封信。」

「爹，我好歹能寫了哩，還麻煩同志幹啥！」

張福又高興了，對我說：「俺老二家可不賴，認的字真不少了！」隨着又對他兒媳說：「可是比起同志來還差得遠哩！一樣的事，叫同志寫出來就說的周到、動聽。——拿來叫同志給寫吧，鼓鼓柱子的勁。」

我把信紙、信封接過來，張福就在一邊說着讓我寫。

他說：「抗美援朝的這個勝利，可不是容易得來的。要好好看住美國鬼子，別吃了他緩兵計的虧！」隨着又對我說：「同志，你就按這個意思寫吧。要寫的有勁一點。再寫上家裏老的、少的都好，他媳婦也搬到咱家來啦。」

說到這裏他又對兒媳說：「你有啥話，對同志說說，也寫上兩句。」

兒媳的臉紅了，扭過頭去說：「俺沒啥寫的，前兩天剛給他去了信。」

張福的妻，臉上的怒容一直沒有變過來。氣撲撲地說道：「同志，你再添上兩句，叫柱子別忘了冤仇未報啊！烏龜、賊老蔣、美國鬼子是家人呀！……」

說着她的眼圍紅了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就問張福，張福先安慰了他妻兩句，接着就告訴了我一段痛心的故事。

二

以前，邵格莊有個姓邵的惡霸地主。他父親因為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繼宗，又想早得孫子，就在他十二歲時給他娶了老婆。邵繼宗很小就學會了抽大煙，後來又得了癆症。長的沒有點人形：臉色是黃一塊、黑一塊，和一塊擦桌布一樣。一對老鼠眼像長在兩個黑窟窿裏。腦袋瘦小，脖子細長，腰像個彎彎弓，兩手幾乎搭拉到膝蓋。

他愛穿黑色的衣裳，一年四季都是穿一身黑，連帽子上的疙瘩都是黑疏疏的。因此人們背後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「烏龜」。

烏龜二十五歲的那年，又添了個新病，長上了「大瘡」。並且長得很厲害。仗着他家有錢，到大醫院裏動了手術，把生殖器割掉，又打了很多針，才沒有死。

這麼一來，他的老婆就不能再生孩子了。何況烏龜的老婆也長上了大瘡哩。因為沒有兒子，烏龜就對着他那一片家產發起愁來。眼看着幾百畝好地，青磚到頂的房屋，櫃裏的綢緞布疋，夾壁牆裏的銀元，如果自己一死，就會落到別人手裏去。想到這裏，他就愁眉苦臉地嘆起氣來。

為這件事，他和他老婆也常吵架，互相埋怨。這天，烏龜咳聲嘆氣地說：「咋辦啊，沒有個根？」

「不中用的『老公』，還想兒哩！」老婆說。

「我不是『老公』，你爛的那樣也不沾哪！」

「可是俺要治好還行哩！你呢？」

烏龜理短，就把頭低下了。他想了半天，狠狠心說：「要真還行，我由你！」烏龜帶着他老婆，又到那個大醫院裏，化了很多錢。醫生說他老婆還能生育。兩個人都高興了。

特別高興的是他老婆。她得了烏龜的許可，就天天打扮得和老妖精一樣，出來勾引人。因此人們又給她起了個外號，叫「狐狸」。

狐狸的主意就打在張福的身上。

張福的父親給烏龜家當佃戶。在張福十四歲的那年，父親熱死在地裏。烏龜就叫張福給他放羊，來還張福父親欠的地租。張福給烏龜放了六年羊，連一分工錢也沒得着。有幾次張福碰見烏龜，想和他要個錢做件衣裳，烏龜連脚都不停地冷笑着走過去說：「想的倒不離！吃我的糧食還沒和你算賬哩！倒先和我要起錢來啦！」烏龜天天逼着張福給他幹很多的活：要起五更担滿兩大紅水，要打掃前院、後院，放羊回來，晚上還得推磨、碾米。

張福忍受着折磨，却也在勞動中鍛鍊成一副健壯的體格。寬寬的肩膀，胸脯向前挺着，腕瓜子上像扣着個大瓦盆。胳膊伸出來像車軸一樣那麼硬實。臉上是黑裏透紅，紅裏透亮，像栗子皮一樣，粗眉大眼，樣子真是又威武又好看。

狐狸存心要在張福身上取樂，就天天眉來眼去勾搭張福，還經常把張福叫到後院裏，叫張福給她做這做那。

烏龜家有一個做飯的叫趙大媽，五十多歲了。心地很善良。又因為和張福都是受苦的人，就很疼愛張福，她背地裏曾認了張福做他的乾兒。這幾天大媽看破了狐

狸的詭計，就抽空偷偷地囑咐張福說：

「他兩口子都長大瘡，你可要有主意呀，別上她的圈套！」

張福是個實性漢子，人很耿直。再說他最恨烏龜和狐狸，特別是看到狐狸打扮的那個髒樣，他都是趕快扭過頭去。現在聽了趙大媽的話，就更恨狐狸了。他真想不到狐狸會有這種髒心眼子，氣憤地對大媽說：「你放心，娘！俺還怕她玷辱了咱哩！」

趙大媽婆家在邵格莊東邊二里遠的趙莊。娘家和狐狸娘是一個村，按村裏的行情，狐狸該叫趙大媽個姨。趙大媽無兒無女，丈夫死時她四十四歲。家裏剩下一畝八分地和三間土房。

丈夫死了不久，狐狸就叫她的管家邵水把趙大媽叫來，對她說：「你是我的姨哩！我怕你老了餓死，想把你接到我家來，我養你的老！」趙大媽覺得這種好心真難得，就真的連地帶房子都交給烏龜，長期住在烏龜家裏了。

等把地種上把房子扒了，烏龜就翻了臉說：「沒有閒飯養閒人！」要趙大媽給他燒火、做飯、刷鍋、洗碗，簡直就成了他的僕人了。趙大媽知道是受了騙，就想

把地要回來再回趙莊。烏龜却白瞪着眼說：「哪還有你的東西！你家那死的還欠我三百塊現洋哩！還清再走！」狐狸也在一邊打幫腔說：「別不知足，你在這裏做個飯還能累死你？」趙大媽沒法，只得在這裏忍受。

自從趙大媽囑咐了張福以後，張福更加警惕起來。見了狐狸，頭也不抬的就趕快走過去。任憑狐狸怎麼勾引，他連理也不理。狐狸見勾不上張福，只得另打主意。

這天趙大媽在堂屋門口走，聽着屋裏正吵架。她站下仔細一聽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：烏龜的一個朋友叫王銀，和狐狸好上了。烏龜雖然不願意，可是為了想有個後代，不至於斷子絕孫，也只得忍着。狐狸懷孕了，烏龜認為目的已經達到了，就要攆王銀走，王銀當然不願意走，狐狸也熱乎乎地捨不得離開王銀，所以三個人就吵起架來了。

趙大媽把這個故事向張福說了。張福又向外邊的人說了。談起來，人們哈哈地笑着說：「這才真是『烏龜』哩！」

狐狸生孩子的那一天，正巧有一個窮漢子邵吉祥病故了。拋下了一個女人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。

吉祥死了三天，邵大嫂上墳回來還沒走到家，就被烏龜的管家邵水叫去了。烏龜裂開大嘴，露着被大煙熏黑了的牙，對邵大嫂說：

「邵禿家（邵禿是吉祥的小名），你少柴無米的，還是搬到我家來生活吧。我這個日子添上雙筷子窮不了。誰叫咱姓一個邵來呢！禿死了我要不照管着你，別人會笑話我。」

邵大嫂知道烏龜肚子裏扯不出人腸子來，就拒絕他說：「要飯討生我心甘，絕不給邵老爺添麻煩！」

「添麻煩？你還能白吃飯？前天你少奶奶添了個小了頭，你給餵着吧！」

果然叫邵大嫂猜着了。原來烏龜出的是這麼個壞主意。邵大嫂看看自己懷裏的

祥子，又是難過，又是痛恨。眼裏流着淚，牙咬得緊緊的，半天沒有說出話來。

「那可不行！我的孩子吃啥？」邵大嫂說着就想往回頭走。

烏龜冷笑了一聲說：「慢着。」又回頭對邵水說：「你給我去把老賬抱來，給她算算！」

邵水連忙翻開賬本，打着算盤，叨念着：「前年欠租二石五，二十五個月，本利合計六石七；去年欠款三十元，十個月，本利共計四十八。……」

邵大嫂聽着頭嗡嗡直響。她不知道這些賬是怎麼欠下的，丈夫死了，也沒



烏龜冷笑了一聲，回頭對邵水說：「你給我把老賬抱來。……」

人來跟他對質了，再說，大權攥在人家手裏，有什麼辦法。

「好吧，這些賬我砸鍋賣鐵也要還你，可是得等個時候。」邵大嫂這兩句話說得挺有力量。

烏龜却不緊不慢地說：「別再等啦！你再死了我往哪裏要去？」

邵大嫂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邵水連忙過來像說合買賣似的在當中裝起好人來。一邊對邵大嫂說：「給少奶奶餵孩子這是美差事，別人想來還不要哩。這是照顧你。」又對烏龜說：「這筆賬先放一放，看她娘們也怪難的，就叫她以後用工頂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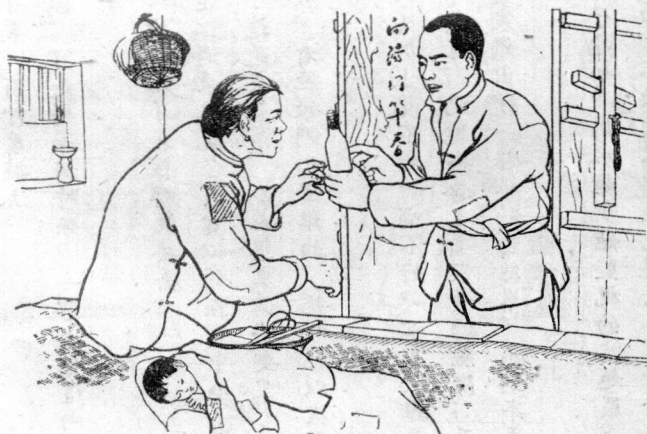
邵大嫂怎麼會經起兩個孩子吃奶呢！又加上吃不好、喝不好，心裏又難受，就一天天的瘦下來。她那圓圓的臉蛋枯瘦下去了，兩塊顴骨支着灰黃的臉皮；兩顆水汪汪的眼珠陷到眼窩裏了；在烏黑的頭髮裏鑽出了一根根的白絲來。不到半年的時間，她就像是老了好多歲。

狐狸天天監視着邵大嫂，不讓她給祥子吃奶。奶水越少她監視的就越嚴。有一次祥子餓得哭了，邵大嫂偷偷叫他吃了幾口，不幸被狐狸碰見，她一把把祥子奪過

來扔到一邊，還打了邵大嫂幾巴掌。然後再把她自己的孩子塞到邵大嫂的懷裏。狐狸的孩子養的挺肥，祥子餓的皮包着骨頭。

邵大嫂唯一的近人就是趙大媽，她們都是受苦的人，又黑白的在一塊。趙大媽經常寬慰着邵大嫂，叫她忍耐一些，說她還年輕，盼個好日子。可是看着祥子瘦的那樣，也不斷地偷偷抹眼淚。自己又幫不了忙。

趙大媽的乾兒子張福知道了這種情形，也很同情邵大嫂。有一天，張福跑到趙大媽屋裏，從懷裏掏出一瓶羊奶來，遞給趙大媽。



張福從懷裡掏出一瓶羊奶來遞給趙大媽。

「娘，你把這瓶羊奶給邵大嫂餵祥子吧！吃完了就再跟我說一聲。餓死羊羔也不能餓死祥子。」

祥子吃着羊奶，小身體又一天一天的肥壯起來了。邵大嫂很感激張福，因此無形中也就對張福關心起來。她見張福穿的衣裳破破爛爛，有好幾個地方露着肉，就叫趙大媽要了來，在晚上偷偷地給他洗洗補補。日子長了，兩個人的感情就越發深了。趙大媽見他們兩個這樣好，心裏也很高興。每到張福往後邊挑水的時候，就故意躲開，叫他們好啦兩句知心話。後來見他們兩個都有心了，就給他們當了個介紹人。

四

大嫂懷孕了，狐狸發覺就喊嚷起來：「不要臉的小寡婦，偷漢子，給邵家敗壞門風。還有臉活着？」

狐狸沒有勾搭上張福，就恨張福；見他和邵大嫂好起來，就更恨他了。她想趁這個機會來治死張福和邵大嫂。

趙大媽暗地裏很替張福和大嫂擔心。她料着狐狸和烏龜知道了得鬧大亂子。她本來想等天氣暖和一些就打發他們逃走，可是沒想到狐狸會發現得這麼快。她不知道這事要鬧多麼大，說不定還會出人命。她害怕了。

烏龜聽着狐狸吵，急忙趕過來，大媽見烏龜也來了，嚇得身上直抖。不料烏龜來了什麼也沒說，倒把狐狸也叫回去了。大媽見他們走了才舒了一口氣。可是又一想，烏龜不會這麼老實，他把狐狸叫回去一定是出壞點子。得要留意他。

夜深了。院子裏漆黑。趙大媽打發大嫂和祥子睡下，就出來了。她悄悄地向堂屋裏瞧了瞧，見燈還亮着。聽了聽，屋裏沒有一點動靜。她很疑心會出什麼事，就急忙走到羊圈裏去找張福，她担心張福會吃虧。到羊圈裏，張福不在，摸了摸破褂子和破鞋扔得這一隻那一件。趙大媽慌了，手都哆嗦起來。

她剛走出羊圈就聽着馬棚裏「兵兵」的響，她急忙跑過去一看，張福被吊在樑上，烏龜、狐狸、邵水，三個人正狠狠地打着。趙大媽不知道從哪裏來的胆子，一下子闖進去就撲在張福的身上。

「打！打吧！連我也打死吧！」